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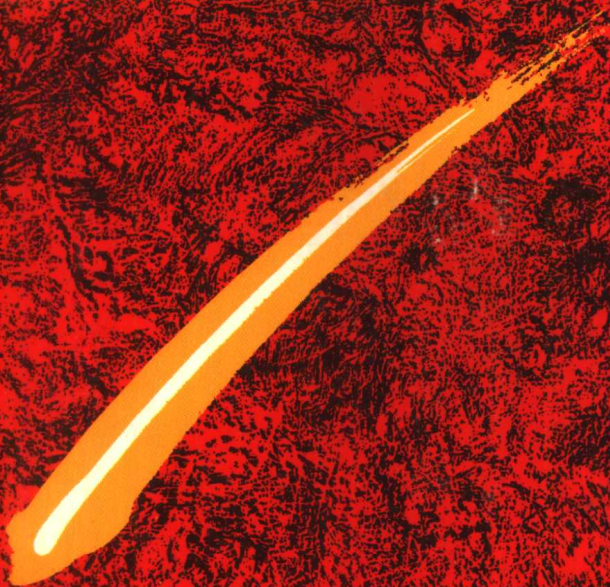
④6 學文經聯

潮說小

編主○弦症

屆 6 第報合聯

集品作獎說小



聯經文學④⑥

小說潮

——聯合報第六屆小說獎作品集

痲
弦主編



聯合報叢書

小說潮

——聯合報第六屆小說獎作品集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總經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二七〇八・三九四〇・三七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第六次印行

印翻禁・權版有

聯合報第六屆極短篇、短篇小說獎評選結果

短篇小說應徵作品入選五名

楊桃樹

蘇進強

西出陽關無故人

丁亞民

鄉關

潘貴昌

歲月剪影

馬叔禮

飛

張至璋

聯合報第六屆極短篇、短篇小說獎評選結果

推薦作品入選四名

國際機場

黃凡

蟹行人

許台英

沙基路上的永別

王詩琅

代課

楊明顯

極短篇應徵作品入選十名

劍賽

黃斐娟

生日禮物

陳愛娟

愛情彌深

傅禹

求職記

劉楷羣

大搬家

高蔡勝

金老二的最後一夜

梁建民

清官能斷家務事

宋仰原

失車記

黃燕德

東西南北

蘇偉貞

鞋子

林明潔

推薦作品入選六名

那個週末

李秀玲

祭祖

孔雀

蛻變

蔡澔淇

懇親會

詹西玉

永恆的故鄉

林笛

船長夫人

鍾玲

聯合報第六屆極短篇、短篇小說獎評選結果

目次

聯合報第六屆極短篇、短篇小說得獎評選結果……………

(五)

短篇小說得獎作品

楊桃樹……………履 彊 三

沈鬱之外……………履 彊 三

西出陽關無故人……………丁亞民 二五

再次的誓約……………丁亞民 三

鄉關……………潘貴昌 五

關心……………潘貴昌 六

目次

(一)

歲月剪影……………馬叔禮 〇七

開鑼淺嚐……………馬叔禮 二二

飛……………張至璋 二三

在變化中……………張至璋 三三

國際機場……………黃凡 三五

蟹行人……………許台英 一五

沙基路上的永別……………王詩琅 一七

代課……………楊明顯 二三

極短篇得獎作品

劍賽……………黃斐娟 二四

生日禮物……………陳愛娟 二五

愛情彌深……………子于 二五

求職記……………劉楷羣 二五

大搬家……………高蔡勝 二六

目次

金老二的最後一夜	梁建民	二七三
清官能斷家務事	宋仰原	二七
失車記	黃燕貞	二六一
東西南北	蘇偉貞	二六五
鞋子	林明潔	二九一
那個週末	李秀玲	二九五
祭祖	孔雀	二九九
蛻變	蔡滄淇	三〇三
懇親會	詹西玉	三〇九
永恆的故鄉	林笛	三五
船長夫人	鍾玲	三二

短篇小說得獎作品

楊桃樹

履 彊

原名蘇進強，男，民國四十二年生，臺灣雲林人，
陸軍第一士校、陸軍官校畢業，「陽光小集」同仁，
曾獲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陸軍第六屆散文金獅獎，
國軍文藝金像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屆短篇、中
篇、長篇金、銀像獎。

著有短篇小說集「飛翔之鷹」、「鄉垣近事」、「鑼
鼓歌」。散文集「紛飛」、「驚豔」（結集中）。

天氣熱，孩子吵著要吃冰，淑蕙看看昌平，他顧自走路，沒有理會小傢伙的意思，每回返褒忠鄉老家，昌平總是這副鬱室的模樣。

路邊停著一輛懸著「黑面蔡楊桃汁」的攤車，孩子興奮的叫著跳著，昌平最愛喝了，孩子也跟著喜歡，她倒不覺得特別，偶爾嚐嚐而已，那種酸酸甜甜味道滑入喉嚨裡，幾分人工甘味，是糖精吧，淑蕙總有幾分噁。

昌平鎖著眉頭，瞪著吵鬧的小傢伙。淑蕙看不過去，停住腳步，打開皮包找零錢，兩個小東西又高興的叫起來，她也感染了愉悅，本來就該讓小孩子無憂無愁嘛；他老喜歡提自己以前小時候如何如何苦，如何懂事，淑蕙不以為然，兩人經常為了孩子起小口角，只要她真氣起來，昌平就投降，她身子單薄，他總讓著她。

「來四杯吧！」淑蕙吩咐小販。

昌平突然搶步向前，「不要，不要！」硬把淑蕙的皮包扣起來，「走走走，我們走，小文、小武乖。」蠻橫的硬推著拉著母子三人離開攤子。

「神經病嘅！」淑蕙惡惡的睨了他一眼，「幹什麼啊你——」

小文、小武哭喪著臉，紅撲撲的小臉蛋淌著汗珠，昌平抱起小武，小武掙著不要，還嗯嗯啊啊想哭，昌平放下他，吼起來：囉唆什麼，老子揍你！

兩個孩子噤聲，躲到媽媽身邊。

「神經病！」淑蕙氣極。

「都是妳慣壞的！」

「兇什麼？兇——」

老大小文嚇哭了，昌平硬抱起他哄著；乖乖，那個叔叔賣的楊桃汁髒髒，喝了會生病，肚子痛痛，屁股就要給伯伯打針哦，乖乖。

淑蕙看他有妥協的意思，便得理不饒人的又數落他一頓。昌平只是喃喃的跟孩子講話，不搭理她，又把她惹火了；這麼一大段路，天氣熱死人了，自己神經病，拖著我們走，也不休息，幹什麼你，捨不得花幾個錢坐計程車，就會富了啊，嫁給你這個死人，死人哪！

她把聲音提高，昌平無動於衷，只跟小文講話。

小文笑了，叫著：真的喲！爸，我要吃很多嘍。

「當然真的，整棵楊桃樹都是我們的。」

「哇！」小武挨過來，「我也要，我也要。」

兩個孩子向前奔去，昌平蒼白的臉上浮起笑意。

「神經病！」淑蕙又好氣又好笑，口頭禪不忘送他。

「唉，妳啊，也別太任性，鄉下的楊桃汁那能喝呀？妳不知道，他們把楊桃採下後，連洗都不洗，用手甚至用腳擠、踩，把楊桃弄破，泡在水裡，加了糖，就是楊桃汁啊！」昌平搖搖頭，「妳沒看到蒼蠅蚊子滿滿的？」

「嘿，你怎麼知道人家不乾淨，在台北就乾淨啊？再說，天曉得我們以前喝的是真汁，還是色素加糖精水。」淑蕙永遠不認輸的，「你怎麼知道，怎麼知道？」

昌平幾分惱怒，「不相信算了。」

孩子們奔入籬門，引起一陣狗吠，夾雜著歡呼聲，昌平聽得出來，是爸、媽的聲音。

「你別那副死人脸，每次回老家都要吵一頓才甘心似的。」

「好啦，好啦，女人！我知道妳根本討厭回家，什麼老家新家，回家有什麼不好，妳老要刺我，不喜歡回來，以後我自己回。」昌平可也理直氣壯。

「哼！每次回家，你就變得了不起嘍，回台北後，等著瞧！」淑蕙使出撒手鐮。
「又在威脅我了。」昌平冷笑。

兩兒踏進籬門，老人家擁著孫子笑呵呵迎著他們。

爸，媽。昌平，淑蕙倒很有默契，不約而同恭敬的向老人家請安。

「好好呵呵！」

「別煩阿公、阿媽。」

小傢伙一個纏一個，勾住老人家脖子又親又貼的。

「不驚阿公、阿媽身軀上老人臭啊！」老太太說。

「怎會呢！」淑蕙說。

「哎呀，一年無見，長高了，都長高了。」老先生用生硬的國語說。

「是啊，大漢了啊！」老太太國語學不來，「哎呀，阿媽像一隻憨鴨，聽無你這些都市囡仔講的話。」

「阿媽好笨哦！」小武說著又在他祖母的臉香了香。

「小武——」昌平叱著。

「台北嘛，左鄰右舍攏講國語。」淑蕙忙解釋。